

告別紅衫仔 踏入新大時代

金秋十月，秋風起。內地和香港紛紛有大事發生，令人感觸良多。從事多元經濟的芬姐，數十年來忙於地產業及證券業，盡盡滄桑，當然也成就了光輝的歲月。

最近芬姐眼看香港交易所大堂退役，觸景生情，想起很多往事，侃侃道出難忘的故事。時移世易，香港在變，當然隨着經濟的進步，科技的發展，香港證券從業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，完成不同的使命。

打從1947年成立香港證券交易所，那時候全是英國人的玩兒，沒有中國人的份。其後，由李福兆等金融界名流組織了遠東交易所，才是華人的世界。再到1971年金王胡漢輝與一眾友好創立金銀證券交易所，不久又到會計師陳善芬成立九龍證券交易所。當時四個地盤，七國吶亂。交易所在1973年發生大冧市，發生「千七點」令股友畢生難忘的一役。後來繼續發生很多慘痛的經歷，令有關當局認為需要整頓市場秩序。久經多年，終於完成四會合一的使命。

交易廣場屹立中環，香港金融進入四會合一的大時代。香港聯合交易所誕生了，歷史繼續在向前，香港期貨交易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，與香港聯合交易所合併為香港交易所。而當時證券公司老闆變成交易所參與者，持份人理應有話語權。

芬姐記憶力相當好，猶記得三十年前的十月，香港聯交所會員由李福兆帶領下，到美國華爾街訪問紐約交易所。當時一團人興高采烈，十分雀躍。在紐約交易大堂參觀，驟然間烏雲從天而降，紐約交易所股市暴跌。芬姐與其他香港同業還不知發生何事，人人面青唇白，不

知如何是好。結果當然是馬上打道回府，即刻返香港處理突變的股災。香港股市跟紐約一樣成災，香港停市四天，接踵而來的災難事故，正如大家所知，恒指那時一共跌了四成。股友大傷，甚至有人亦因此入獄。而今想來，不勝唏噓之至。

不過，香港畢竟是福地。香港金融市場風雨兼程，幾經金融風暴也能走過來。最令芬姐難忘的是港交所於二零零零年上市，每位持份者變成股東，每人獲派逾八十萬股份，當時上市是三、四元而已，幾乎所有持份者都看不起港交所的前景，紛紛在不同的時段賣了套現。相信沒有人仍然存封不賣，保持至今。不過，相信有人在這十數年間又買又賣的更多。

今日的港交所(0388)每股逾二百元之多，手中擁有者，當然笑呵呵。不忘初心，芬姐最欣賞的是在交易大堂穿上紅色衫仔，令人分外醒神。每人都有完成歷史使命的時候，交易大堂也一樣，現已完成歷史使命。

香港交易所決定交易大堂退役，變身「香港金融大會堂」，明年首季開幕。香港股票市場將踏入新大時代。

中共十九大閉幕了，新舊中共常委也順利完成了交替。芬姐跨越時空，再次觸景生情，想起了在二零零零年間，那時在金融管理、商貿經驗豐富的王岐山先生低調訪港，芬姐有幸接待他，參觀交易所及交易大堂。王先生平易近人，對香港各方面情況很熱心了解。深藏不露的王先生，成就了他豐富的一生，為國家，為人民貢獻良多。芬姐憶及當年事大為感動，遙祝王先生寶刀未老，前程萬里！

乖乖的唱歌

一直以來，以為外傭假日都是聚集鬧市，佔用天橋公園，擺攤聚餐、跳舞唱歌；不知何時開始，外傭與我們都形影不離了，無論黃金週逼爆樂園，還是假日郊遊行山，不乏外傭的身影；有些年輕有活力的外傭，甚至玩命跳潭、攀石、觀浪、賞風，都有她們的份兒。參與大自然活動，是她們的權利，若然高危險活動意外受傷，僱主則難免受到牽連。

外傭於休息日進行什麼活動，僱主無權干涉，但玩命高危險活動則需關注。外傭於「非工作時間」受傷而不能工作，僱主亦不可終止其合約，僱主都必須向傭工提供免費醫療，包括診症及住院費；如不幸意外死亡，僱主還需負責善後如遺體運送等費用。即使買了保險，也未必可涵蓋所有醫療費用。

「非工作時間」受傷連累僱主情況多的是，好像在假日遇上八號風球，不少外傭為了不浪費假期，都會冒着風雨外出會友，如果有什麼意外，同樣是僱主要上身。為了保護你的外傭，也為了自保，在打風的日子，勸喻外傭留在家中，若然不肯，我是寧可付錢彌補她的假期損失。以前請過一名菲傭，她於假期夜歸，責問下才知道她和同鄉過了大海(澳門)即日來回，作為僱主無可奈何，若然在外地意外受傷，真不知道如何計數了。外傭在「非工作時間」做什麼，僱主管不了，但後果還是要承受的。朋友請了個斯文乖巧的菲傭，經常讚口不絕，每逢假期，很早回家返房休息，如此深閨，實屬難得。一天晚上，男傭主到廚房飲水，驚見有人影閃過，以為有賊人入屋，開燈捉賊，發現是外傭的男伴，事後樓下的看更伯伯說，這男子在工人房後門已出入多時了，以為是住客的傭工。

因為周邊地區的競爭，外傭需求殷切，很多家庭有老有嫩需要照顧，一日不能無傭，外傭玩起僱主時有發生，為了不讓她們跳槽，很多外傭實際收入，都在法定薪金之上。法例保障外傭是應該的，但情況不斷變化，外傭條例是否需要重新審視，也給僱主多一點的保障。今天的外傭只能自求多福，祈望外傭假日歌照唱、舞照跳，平安大吉。

從招牌看民生

逛台灣是第三次了，感覺上還是依然故鳥，無大變化，從好處看，保持一貫樸素民風，也有她可愛的特色；可是這股樸素風氣，似乎跟隨時代步伐慢了下來。

記得第一次訪台，內地滿是自行車時，台灣幾乎有內地同等量的電單車，那時大家感覺好像台灣人民生活要比內地好很多；現在內地城市自行車少了，房車的數量已多過台灣的電單車，這個對比，是不是與兩岸人民生活成正比就不知道了。

尤其沿途看不到不當舖，重點都好像在向有車人士招手，是否當無可當，身邊惟有汽車最值錢呢？

當舖多過金舖，神具多過米舖，寺院多過博物館。衣食方面呢，香港花園街有平過報紙的二手衫，基層人士也可以穿紅着綠，市容看不出誰生活有大問題，台灣人則比較淡素。吃呢，看到香港總有一間在左右的「7」字，在台灣最偏僻的角落都有一間，聞說「7」字店在台灣

莫言的《錦衣》和高密的「客人」

時隔五年，莫言首推新作，這一亮相着實叫讀者驚喜。既有戲曲劇本《錦衣》、詩歌《七星曜我》，也有短篇小說「故鄉人事」系列，《地主的眼神》、《鬥士》、《左鐮》三篇。「打破諾貝爾獎魔咒、反覆修改打磨、回到故鄉開寫作」等等，莫言再度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。

不妨以一顆平常心看待莫言的新作，這是作家自然而然的分娩過程，也是作家從輝煌走向新的輝煌的心路歷程。

第一時間閱讀完他的幾篇新作，我只有兩個字：過癮。莫言還是高密東北鄉的莫言，他一直都未曾離開，他以這種方式向民間藝術致敬，也是在拓寬藝術創作領域。登上諾貝爾獎領獎台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，中國高密東北鄉走出個莫言。從「諾獎」歸來，回到故鄉，他重啟靈魂，在文字的碧空中默默耕種。然而，正是因為有了之前的走向世界，他的耕種更嚴謹，也更敬畏了，這無不是諾獎對他的激勵，從他新作中就能感受到這種澎湃的力量。

先說戲曲文學劇本《錦衣》，對有些讀者而言，戲曲劇本似乎有些「高冷」，其實戲曲與小說的關係緊密，小說是戲曲創作的取材源頭。多年前，莫言在一次演講中，曾引用陳獨秀的話闡釋戲曲的重要性，「那些開辦學堂，做小說、開報館的，不認得有人就得不到着益處，而惟有看戲」，「無論高下三等人，看看都可以感動，便是聾子也看得見，瞎子也聽得見。」當然，戲曲最核心的還是故事。《錦衣》中的故事原型，來自母親親給莫言曾講過的一個故事。創作中，莫言親易改稿，最終他將「公雞變人」的鬼怪傳說放到辛亥革命前期歷史背景下，與「革命+愛情」有機雜糅起來，打造成亦真亦幻的警示之本。

春蓮的父親宋老三是大煙鬼，無錢抽煙便插草賣女，被保媒拉纖的王婆說給季王氏的兒子，因兒子未歸，春蓮與公雞拜堂成婚。兒子季星官是留日學生、同盟會會員，與同伴秦興邦歸國後被官府盯上。兩人假扮夫妻，秦興邦謊稱星官已死，背回一包骨灰。知縣兒子莊雄才打起春蓮的主意，處處要挾威逼；後來，季星官深夜偷襲回家，被王婆爬牆偷聽報信，將星官和春蓮捉拿到知府。就在「公雞變人」大戲上演時分，縣城裡的革命黨乘虛攻入縣衙，這儼然是一齣革命軍攻打縣城的調虎離山計……季王氏的摳門、

挑擔夫婦的善良、王婆和侄兒王豹的醜惡、知縣兒子莊雄才的好色等，他的刻畫活靈活現，直抵人性。

當舖多過金舖，神具多過米舖，寺院多過博物館。衣食方面呢，香港花園街有平過報紙的二手衫，基層人士也可以穿紅着綠，市容看不出誰生活有大問題，台灣人則比較淡素。吃呢，看到香港總有一間在左右的「7」字，在台灣最偏僻的角落都有一間，聞說「7」字店在台灣

誰與同行

獨自回國了。與這位女友從此成為陌路人。師父在講座中說到蘇東坡的小妾王朝雲，她從十二歲起到蘇家做了丫鬟，到蘇的二位夫人相繼去世，成為他紅袖添香的人生伴侶，在眾人皆讚蘇東坡「一肚子錦繡文章、博大學識」之時，她卻懂得蘇東坡的「一肚子不合時宜」。因此蘇東坡說「知我者，唯有朝雲也」，給王朝雲寫下了他為所有妻妾、紅顏知己寫過的為數最多的詩篇。隨着蘇東坡的「不合時宜」，他被貶到當時的蠻夷之地——粵東惠州，陪在蘇東坡身邊的姬妾都紛紛離開，唯有王朝雲忠誠地相伴左右，直到她在惠州去世。蘇東坡在王朝雲長眠的六如亭為她寫下「不合時宜，唯有朝雲能識我。獨識古調，每逢暮雨倍思卿」的輓聯，寫下了他對她的傾心眷戀。

蘇東坡和王朝雲的故事讓我想起清人張潮在《幽夢影》中寫到的「紅裙不必通文，但須得趣」。除了真情的懂得和陪伴，想必王朝雲一定是個有趣的妙人兒，才得以成為大文豪蘇東坡的人生伴侶，使得他終生懷念。人的一生活，會走很多的路，會在路上遇到很多人。不管走什麼樣的路，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人，也不管路的終點在哪裡，最重要的是，你的路，誰與同行。

重陽節那天，為了應節，我走去了一趟梧桐山，帶着和我一樣久不運動的狗寶貝。

結果可想而知，在山下出發時豪情萬丈地秀朋友圈，號稱「人強狗壯」的一人一狗，還沒走上幾公里，就已經累得「人喘狗癱」了。最後被人流擠擠至半山的鳳凰台，遙望號稱「鵬城第一峰」的好漢坡，望而生畏，於是很有自知之明地轉身打道回府。幸而下山途中遇到一對狗友夫婦，也帶着他們的狗，便一路說笑同行，減輕了返程的疲累。

前些日去聽師父主講的關於蘇東坡的講座，師父用他慣有的幽默、談諧講了蘇東坡的生平，中途提到他與余光中先生的一次對話，說他問余光中先生若是在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三人中選一個旅伴去旅行，他會選誰？余光中先生毫不猶豫地選擇蘇東坡，理由是蘇東坡是個有趣的人，能說能笑，可詩可歌，在面對各種困境時樂觀豁達，隨遇而安，會照顧他人，且做得一手好菜。這樣的旅伴，任誰都是鍾意的罷？

也是前些年：與久不見面的閨蜜小聚，說起她和同學的兩次旅行。閨蜜稱她的同學為「弄堂公

文化自信

批評，但要堅守底線。中國五千年文化源遠流長，當中肯定有不少瑰寶，如何去蕪存菁，並將精華發揚光大，不但有助民族凝聚力，也可加強國家的影響力，甚至引領潮流。

不過，傳統文化雖然有很多精華，但難免存在時代的隔閡，需要配合今日的社會環境去重新理解和詮釋，以現代人接受的手法去表現，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。這一點，香港的自由氛圍和國際視野，其實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。

其實，香港在過去十多年一直說要發展創意產業，政府也成立了相關的創意產業辦公室，但出來的效果似乎只是雷聲大、雨點小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，香港沒有足夠的生產基地和銷售市場去配合。

試想想，一位設計師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創作了一個作品，如果只是在香港這個只有七百萬人口、又租金相當昂貴的地方，開個小店銷售，分分鐘連成本都拿不回了，誰又有心情和心機去打造好作品呢？何況香港近年還出現一些很抗拒內地的人，人數雖不多，但聲音似乎很大。這其實也跟文化自信有關的。希望從本屆政府開始，踏踏實實地在這方面做些工作。

琴台

重陽節那天，為了應節，我走去了一趟梧桐山，帶着和我一樣久不運動的狗寶貝。

結果可想而知，在山下出發時豪情萬丈地秀朋友圈，號稱「人強狗壯」的一人一狗，還沒走上幾公里，就已經累得「人喘狗癱」了。最後被人流擠擠至半山的鳳凰台，遙望號稱「鵬城第一峰」的好漢坡，望而生畏，於是很有自知之明地轉身打道回府。幸而下山途中遇到一對狗友夫婦，也帶着他們的狗，便一路說笑同行，減輕了返程的疲累。

前些日去聽師父主講的關於蘇東坡的講座，師父用他慣有的幽默、談諧講了蘇東坡的生平，中途提到他與余光中先生的一次對話，說他問余光中先生若是在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三人中選一個旅伴去旅行，他會選誰？余光中先生毫不猶豫地選擇蘇東坡，理由是蘇東坡是個有趣的人，能說能笑，可詩可歌，在面對各種困境時樂觀豁達，隨遇而安，會照顧他人，且做得一手好菜。這樣的旅伴，任誰都是鍾意的罷？

也是前些年：與久不見面的閨蜜小聚，說起她和同學的兩次旅行。閨蜜稱她的同學為「弄堂公

琴台

重陽節那天，為了應節，我走去了一趟梧桐山，帶着和我一樣久不運動的狗寶貝。

結果可想而知，在山下出發時豪情萬丈地秀朋友圈，號稱「人強狗壯」的一人一狗，還沒走上幾公里，就已經累得「人喘狗癱」了。最後被人流擠擠至半山的鳳凰台，遙望號稱「鵬城第一峰」的好漢坡，望而生畏，於是很有自知之明地轉身打道回府。幸而下山途中遇到一對狗友夫婦，也帶着他們的狗，便一路說笑同行，減輕了返程的疲累。

前些日去聽師父主講的關於蘇東坡的講座，師父用他慣有的幽默、談諧講了蘇東坡的生平，中途提到他與余光中先生的一次對話，說他問余光中先生若是在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三人中選一個旅伴去旅行，他會選誰？余光中先生毫不猶豫地選擇蘇東坡，理由是蘇東坡是個有趣的人，能說能笑，可詩可歌，在面對各種困境時樂觀豁達，隨遇而安，會照顧他人，且做得一手好菜。這樣的旅伴，任誰都是鍾意的罷？

也是前些年：與久不見面的閨蜜小聚，說起她和同學的兩次旅行。閨蜜稱她的同學為「弄堂公

重陽節那天，為了應節，我走去了一趟梧桐山，帶着和我一樣久不運動的狗寶貝。

琴台

重陽節那天，為了應節，我走去了一趟梧桐山，帶着和我一樣久不運動的狗寶貝。

結果可想而知，在山下出發時豪情萬丈地秀朋友圈，號稱「人強狗壯」的一人一狗，還沒走上幾公里，就已經累得「人喘狗癱」了。最後被人流擠擠至半山的鳳凰台，遙望號稱「鵬城第一峰」的好漢坡，望而生畏，於是很有自知之明地轉身打道回府。幸而下山途中遇到一對狗友夫婦，也帶着他們的狗，便一路說笑同行，減輕了返程的疲累。

前些日去聽師父主講的關於蘇東坡的講座，師父用他慣有的幽默、談諧講了蘇東坡的生平，中途提到他與余光中先生的一次對話，說他問余光中先生若是在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三人中選一個旅伴去旅行，他會選誰？余光中先生毫不猶豫地選擇蘇東坡，理由是蘇東坡是個有趣的人，能說能笑，可詩可歌，在面對各種困境時樂觀豁達，隨遇而安，會照顧他人，且做得一手好菜。這樣的旅伴，任誰都是鍾意的罷？

也是前些年：與久不見面的閨蜜小聚，說起她和同學的兩次旅行。閨蜜稱她的同學為「弄堂公

重陽節那天，為了應節，我走去了一趟梧桐山，帶着和我一樣久不運動的狗寶貝。